

毕淑敏作品自选集



大雁落脚的地方

中国妇女出版社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

大雁落脚的地方



康乃馨丛书



大雁落脚的地方

毕淑敏作品自选集

中国妇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雁落脚的地方:毕淑敏作品自选集/毕淑敏著. —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98.9

(康乃馨丛书)

ISBN 7-80131-250-3

I. 大… II. 毕…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②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21943 号

大雁落脚的地方

——毕淑敏作品自选集

毕淑敏 著

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城区史家胡同甲 24 号

邮政编码:100010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滨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1/32 12.5 印张 260 千字

1998 年 8 月北京第一版

1998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0000 册

ISBN7—80131—250—3/I·18

定价:16.00 元

目 录

母爱·亲情

当我们想家的时候,其实是……	2
大雁落脚的地方	4
额头与额头相贴	19
女儿,你是在织布吗?	24
第一次上封面	27
带白蘑菇回家	29
回家去问妈妈	32
为了雪山的庄严和父母的希望	36
爱是不能比的	50
孩子,我为什么打你	53
教你生病	56
孩子,请闭眼	59
妈妈,请“跟上”	62
为白海鸥签名	65

附耳细说	75
孝心无价	79

女人·社会

淑女书女	84
造心	86
苍蝇向何处而飞	90
未来和将来的区别	93
提醒幸福	97
握紧你的右手	102
素面朝天	105
打开你的坤包	108
你是否为女作家羞愧?	112
寻觅优秀的女人	116
中性	121



男人和女人的区别	125
性别按钮	130
去学女儿拳	137
好脾气的悖论	139
假如酋长是女性	142
女人与清水、纸张和垃圾	145
曼德拉的铅笔	151
女孩,请与我同行	154
再祝你平安	158
第六千次回答	164
特区女牙人	168
楼梯拐弯的女孩	178
为富人担保的穷人	181
十年后,请到东京律师楼	188
芒果女人	199
男妇产科医生	207
生生不已	215

婚姻·家庭

婚姻鞋	269
结婚约等于	272
婚姻的四棱柱	276
幸福的镜片	283
家的疆域	286
强弱之家	289
家庭幸福预报	291
家中的气节	295
爱的回音壁	298
成千上万的丈夫	301
非血之爱	305
家中的名牌	307



家教小说

妈妈福尔摩斯	311
不会变形的金刚	338
梦幻小屋和蓝手镯	353
捉刀	369
一厘米	378

家教

母爱·亲情



人一生,不断地和自己的孤独感做斗争,至死方休。在幼年的时候,陪伴我们暗夜的篝火,是无边无际的母爱。成年以后,在爱的温暖帷帐里,织进了更辽阔的亲情。

在亲人面前,我们已经干枯的赤子之心,重新滋润膨胀。在亲人面前,我们敞开胸膛,坦荡自己的弱点和缺憾。在亲人面前,我们流泪不流血,伤口已被亲情包扎,泪水是一种相知的快慰。在亲人面前,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不堪一击也更刀枪不入。

我歌唱亲情,是因为我知道自己臂力单薄。我渴望亲情,是因为我惧怕孤立无援。我怀念亲情,是因为我无法完全战胜怯懦。我珍视亲情,是因为那是人间无法复印的礼物。

没有亲情的人,是一匹荒狼,内心阴霾面色狰狞。淡漠亲情的人,是一块顽石,冷硬而粗糙。滥施亲情的人,如同洪峰,危害一方。珍视亲情的人,如同三级火箭,不断地获得加速度,翱翔寰宇。

当我们想家的时候，其实是……

常常想家。不是成人后自己组建的家，而是幼年时居住过的那个旧家。无论它近在咫尺或是远在天涯，缥缈的思绪和飞翔的情感，将它层层包绕。

当我们想家的时候，其实是想起了母亲。当我们想起母亲的时候，其实是想起了无边无际云蒸霞蔚的爱。当我们想起爱的时候，其实是想起了如天宇般宽广深厚的温暖和一种伟大神圣的责任。当我们想起责任的时候，其实是在宁静致远地思索生命的尊严和人生的真谛。

世上没有一个“家”节，好在有一个“母亲节”，让我们的牵挂有所附丽。在每年的这一天，无数人心心相印地隆重地纪念着这个民间节日，感念一种饱含沧桑的爱。

最初发起为母亲设定一个节日的人，定是一位成年的男人或是女人。太小的孩子，我以为是无法理解母爱的。婴儿的热烈的涌起，更多地是源于一种生命本能的驱动。孩子从母亲那里，得到最初的食物和衣着，看到世上第一张欢颜，听到人间第一句笑语……小小的心，像一只薄而透明的钵，盛满了乳色的爱，悄悄涟漪着。以孩子的智力，必认为这些都是上天无缘无故倾倒的玉液琼浆，是与生俱来天造地设的赠品。作为施与的一方，母爱有时也是本能以致盲目愚蠢的代名词。母爱单纯也复杂，清澈也浑浊，博大也狭窄，无偿也有偿。体验这种以血为缘的爱，感知它的厚重深远，纪念



它的无私无畏，弘扬它的旗幡，播洒它的甘霖，需要灵敏的悟力和细腻的柔情。世人只知给予艰难，其实接受也非易事，需要虚怀若谷的智慧。只有容纳得多，才有可能付出得多。对于早年无爱的生命来说，就像没有河溪汇入的干涸之库，无法想见会在旱魃猖獗时会有泉眼喷涌。

母亲于是成了一种象征。

她是低垂的五谷，她是无尽的蚕丝，她是冬天的羽毛和夏天的流萤。她是河岸的绿柳依依，她是麦田的白雪皑皑。她是永不熄灭的炉火，她是不肯降低毫厘的标杆。她是成绩单上的一枚签名，她是风雨中代人受过的老墙。她是记忆中永恒年轻的剪影，她是飓风中无可撼动永保安宁的风眼。

母爱并不仅仅从生育这一生理过程中得来，她是心灵的产物而不是子宫的产物。生育只是母爱的土壤，它可以贫瘠也可以富饶，可以繁衍灵芝也可滋生稗草。

我愿把人类那种最崇高而结晶的挚爱，无论来自男女，统称为母爱。母爱如盐。盐主要是来自大海，母爱最主要的蕴含地，当然是母亲了。但世上还有湖盐、井盐、岩盐、池盐……母爱并不是母亲的专利，它是人类所有最美好最无私最博大的爱的总命名。比如未生育的女子，也会富含母爱，像医家秦斗林巧稚大夫，她的双手，便是摆渡万婴安达人世的慈航。在人类的发展史上，更有无数志士仁人，把无边的爱意和关怀倾泻人寰，纯正灼热，至今散发着炙烤肺腑的力度，促人们警醒，激人们向前。

无论我们是男人还是女人，成人还是少年，我们都曾快乐地接受过母爱，我们也都可以成为辐射母爱的源泉。

大雁落脚的地方

小时候，妈妈偶尔说，你生在新疆巴岩岱。只听音，不知是哪几个字，在幼稚的心里，就以为是“八烟袋”，恍惚中觉得那地方是一块旷野，有很气派的大烟袋码成一排，八柱袅袅的白气上升。

我半岁时随父母到北京，在城墙里长大，再哪儿也没去过。人只道乡下的孩子易孤陋寡闻，其实京城里的人于外面的世界，也一样模糊，对荒远的边疆地理知识几乎是零。几十年前，西北是远在天边的概念，那八个烟袋，谁知在哪个犄角旮旯冒烟呢？

于是巴岩岱又湿又重地扎入我的童年记忆，像沉入墨水瓶底的一支蓝羽毛。

参军学了医，自从懂得了生理解剖生命起源，我对出生地空前地重视起来。我们从哪里来？这是一个永恒的命题。无数学者望洋兴叹，终生寻觅，不得其解。这个深奥的哲学问号，若从医学角度来说，倒是易如反掌。你的母亲孕育你的过程，她行走的地方，吃下的食物，饮入的清水，看过的流云，听到的小调……这些物质的精神的元素，累积着架构着混淆着镶嵌着，一秒秒一天天地结晶了你。

你就是你，不是其他的叶子和花，不是猪马羊和狼，不是沙粒和谷子，这其中一定有大逻辑。生命之所以奇异，在于一个个零件的精致组装。把那些新鲜的血和肉搭配起来的



主宰者，是一个多么能干而霸道的调酒师啊！想想看，即使是称为你父亲的这一个男人，和被称为你母亲的这一个女人，在这一个特定的时刻孕育了你，如果不是在这一个特定的地域，用当地的特产充填了你生命的轮廓，你也必定不是此番模样。

我们挺拔的骨骼，来自那里飞禽走兽体中的钙和磷。我们明澈的目光，来自那里田野中绿缨垂地的硕壮胡萝卜。我们飘扬的发丝，来自那里山峦上乌云笼罩电光石火的黑夜。我们猩红的嘴唇，来自那个铁匠铺里熊熊燃烧的烈焰……

出生地是一枚隐形金箍，出生的那一瞬，它就不动声色地套在了每个人的头上，叫你终生无法褪下。我们嗅到的第一缕空气，是那里的草木释放。我们喝到的第一滴甘泉，是那里的岩石泌出。我们看到的第一眼世界，是那里的风云变幻。我们听到的第一声响动，是那里的万物呼吸……

我开始缠着母亲，讲我出生的故事。母亲的记忆如雨中砖地上的红叶，零落但是鲜艳洁净，脉络清晰。她说，你出生在新疆伊宁，那是一座白杨之城。那里的白杨不像内地的白杨，有许多幽怨的眼睛。那里的白杨没有眼睛，每一支都像银箭，无声地射向草原无边无际的天空。

母亲说，我出生在秋天，父亲在远方执行任务。母亲说，部队里成了家的男人和女人，平日都是分开住的。惟有到了节日，才是团聚的时刻。母亲说，大礼堂里，拉上许多白布帘子，分割成一个个独立小屋。那就是军人们的卧室了。母亲说节日的黄昏，女人们早早就躺下了，在四周雪白的布笼中，悄悄地等待自己的丈夫。母亲说夜深了，查哨归来的男人们，像潜入敌营一般，无声地在白布组成的巷道穿

行，走到自己的属地，持枪的手，像雄鸟的喙一样衔开白帘，温暖地滑翔进去。

母亲说，部队里的孩子，就是孕育在白布帘子背后。如果从礼堂的房顶看下去，那些布做的田野和畦，和如今冰箱里储藏冰水的塑料格子差不多。我忙问，我是那样来的吗？母亲说，不是。因为职务，父亲和母亲享有一栋古老的俄式木屋。它高大凉爽，有宽宽的木廊。惟一美中不足的是，不知建于何年何月的地板，每当你脚步穿过的时候，就会合着你的节奏簌簌抖动。

母亲说，怀你的时候，父亲率领骑兵，要到远方。他把照顾母亲的担子，交给一个年长的警卫员，名叫小胖子。母亲说，那个兵，大约有四十岁吧？现在没有这样老的兵了，那时有。幸亏他的年纪比较大，要不这个世界上，可能就没有你了。

母亲说，整个怀孕期间，她完全吃不下寻常的食品，闻什么都吐，体重锐减。医生说再不补充营养，大人孩子都危险。小胖子很着急，他是四川人，会做饭，殚精竭虑地把能够想出的吃食，因陋就简地做出来。盛在大粗碗里，端上来让母亲闻闻，看哪一样能吃得下去。母亲对所有吃食，都大饥若饱，置若罔闻。终有一天，母亲嗅到一缕奇异的香味，不觉食欲大动，问小胖子，你吃什么呢？能不能让我也尝尝？小胖子说，我在喝野鸽子汤。

在俄式木屋不远处，有一座废弃的粮仓。粮仓高而窄的窗户，像古堡的透气孔。每天早晨，小胖子打开窗户，然后就忙自己的事去了。粮仓的地上，散落着陈年的苞谷粒，粮仓的每一寸墙壁，都蒸发着粮食干燥熏香的气息。铺天盖地



的银灰色野鸽群飞来了，从窗口鱼贯而入。到了夕阳倾斜的辰光，小胖子突然从墙外关闭窗户，使粮仓没入黑暗。然后挥着一把大扫帚冲入门内，旋风般扑打，鸽羽纷飞……

怀你十月，我只吃了不到十斤的大米和一点野菜。剩下的营养，全靠野鸽子汤支撑。母亲很严肃地说。

我追问道，您一共吃了多少只野鸽子啊？

母亲想了想说，一天少说也有十只，几百天算下来，总有几千只了。

我大惊，愤愤说，您也太能吃了。要是绿色组织知道了，会对您提出抗议的。

母亲纠正我说，不是我能吃，是你能吃。一旦生下你，我就再也不吃野鸽子了。

我说，不管怎么说，这数字也大得可怕，承受不起。我最多只能承认自己是一千只野鸽子变的。再多，就是大罪孽了。

一想到自己平凡的生命之弦上，挂着千只野鸽，坠得心绪弯出弧形。一千对鸽翅，将是怎样一片掠过苍穹的翠蓝的云？一千只鸽鸣，将是怎样一曲缭绕云端刺人肺腑的歌？一千双鸽眼，将是怎样一束眺望远方洞穿云雾的光？一千堆鸽羽，将是怎样一片洁白的雪能融化万古寒冰？假如我这一生虚掷光阴，对不起造化，对不起自然，对不起我的父母，也对不起架构我生命的那——羽翼丰满飞翔不息的千朵生灵！

母亲临产的时候，父亲从营地骑马赶来。母亲已住进苏联人开的医院，躺在产床上，辗转反侧。病房不让父亲进去，父亲只好在医院病房的窗户上，久久地凝视着母亲。然后，一扬鞭，飞身上马，再赴疆场。

你第一次见到你父亲，已经是满月后。那时，你已是一个大孩子了。母亲说。

然后，父亲又走了。母亲抱着我，住在古老的俄式木屋。夜里我爱哭，母亲就彻夜抱着我。母亲胆小，不敢点灯，就在漆黑的夜里，守我到天明。门口有一棵小榆树，树影在夜风里，像鬼魅一般伸缩着指爪。

无数次的讲述历史之后，我对母亲说，咱们回一趟新疆吧？去看木房子、小榆树和野鸽子。

妈妈漫声应着，几乎不抱希望地说，好啊好啊。只是新疆太远，伊宁太远。

对话埋在土里，好像古墓中的莲子，酣睡着，不知何时才会绽成花？

1997年夏秋，我和母亲同赴新疆，以结夙愿。母亲已近七十高龄，当汽车翻越天山的时候，我十分紧张。那是一条年久失修的战备公路，已很少有人走。一边是壁立的狰狞悬崖，一边是千尺深渊。山顶的冰川，在炎热的8月，融化成无数道淋漓的小溪，从峰顶汨汨坠下。冰川就变得稀薄了，出现了亚麻般的网络，好像贫女洗涤多次的纱裙，自山顶逶迤而下，渐薄渐远，直到下缘溶成一道暗赭色的湿边。我因为经历过西藏的险峻，不大惊惶，但一眼瞥见母亲，目不转睛地看着道路，心中突然升起浓浓的悔意。也许，我不该为了探寻自己的出生地，让高龄的母亲感受危险。

我悄声对母亲说，您害怕了？母亲说，有一点。我说，您当年从伊犁离开去北京的时候，难道没有翻越天山吗？怎么倒好像是第一次看到这种险峻呢？母亲说，那时，我怀抱你，没有一眼看过山，我一直在看你。